

南海的季风正掠过连绵胶林

——读陆明的《胶林新曲》

■汪荣

在海南当代史中,农垦是海南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起到了“半壁江山”的作用。陆明的长篇小说《胶林新曲》,正是以小说的方式回应了上述的“历史之变”和“时代之问”,讲述了新时代语境下的农垦故事。

陆明的《胶林新曲》在取材上有新意。他采取了“直面当下”的做法,将目光聚焦在新世纪尤其是新时代的海南农垦现实中,将小说的时间下限一直延伸到2018年4月之后,涉及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这无疑体现了该作品鲜明的时代性。毫无疑问,那些“同时代性”的书写总是艰难的——如何将处在不确定状态下的生命经验和历史经验用写作进行“赋形”?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陆明勇于接受这样的挑战,他以东庆农场为样本,书写了具有同时代性的农垦故事。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胶林新曲》归为“主题创作”的类型。陆明

长期从事宣传工作,有着宽广的视野和很高的政治站位,从而能在理性层面思考农垦现实问题。同时,他又是海南农垦的子弟,通过耳濡目染和实地调查,对农垦的历史和现状也有一种“局内人”的感性经验。因此,《胶林新曲》虽然是文学虚构,但是作者却在其中寄寓了自己对农垦未来发展的看法和洞见。

《胶林新曲》有着关于海南农垦改革的宏大主题,然而从故事上来说,这部小说却偏向于讲述戏剧化的故事。从小说的叙事上看,陆明搭建了一个“家庭伦理剧”式的故事框架,凸显了强烈的戏剧张力。毫无疑问,这部小说的可读性很强。作者并不刻意玩弄叙事技巧,而是专注于讲好故事,提升阅读快感。通览整部小说,整体的阅读感受非常顺滑流畅。作者的这种叙事策略和写作方式,颇为符合新近提倡的“新大众文艺”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提及的《胶林

新曲》中“家庭伦理剧”式的故事,来自小说中的人物塑造和人物关系图谱的搭建。《胶林新曲》建立在高度巧合的线索和复杂的情感关系基础上。这部小说的主要故事,其实是围绕作为海南农垦第二代的东庆农场的场长李兴琼以及海南农垦总局副局长郭泽刚展开的,他们之间是过去的战友关系和现在的上下级关系。其他的核心人物,则是作为海南农垦第三代的来自新加坡吴氏胶业集团的华侨富商吴琼娇、高尔夫球会总经理李木子、东庆中心学校的老师陈海英、种荔枝的青年人张旭等等。在小说中,由于血缘、爱情、上下级等,这些人物被编织成一个异常复杂的人物关系网络。例如,小说中郭泽刚的感情线就十分复杂,牵扯到很多他的故事,也记录了时代的变迁。小说开头的“序”中写年轻时候的他和冯婧的初恋与分离,带来了很大的叙事悬念。其后,他与郭琼瑶之间欲语还休的暧昧关系,牵扯到

对郭琼瑶十年前的救命之恩。等到故事的后半段,吴琼瑶的母亲冯婧的出场,揭开了郭泽刚多年未婚的原因。郭泽刚与冯婧的重逢以及他与吴琼瑶的父女相认,构成了小说最终的大团圆结局。而吴琼瑶的外婆,之所以让吴琼瑶回到农场资助学校和医院,也是因为她对农垦和海南有感情。

小说中的一大批配角,都有自己的微型故事。例如,农场的花姨、教授张朝阳、吴琼瑶的外婆等等。这些配角,这些微观具体的生命,像是闪耀的星丛,构成了主角之外的夜空,也构成了农垦农场的人物群像。在李兴琼和郭泽刚的主线故事之外,这些小型的故事以插叙的方式嵌入总体的叙事中,它们拓展了故事的历史脉络,也增加了叙事的总体容量。

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和复杂的人物关系,形塑了农垦的“情感共同体”。这种“情感共同体”的产生,来自几代农垦人的“橡胶情结”,也来自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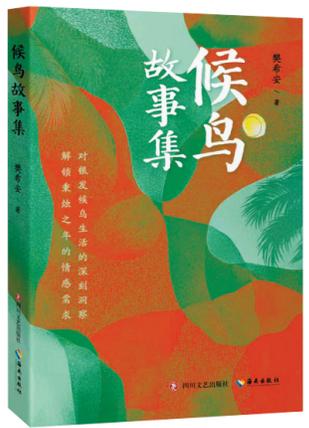
此之间情感、伦理与生命的羁绊。对于农垦人来说,农垦的生活是他们念念不忘的生命经验,恰如小说中作者借李兴琼之口说出的真挚告白:“无论来自哪里,去向何方,一日农垦人,一生农垦情。只要在农垦待过,那就注定一生与农垦有不解之缘,他的心、他的情、他的性格,甚至他的事业,无不烙上农垦的印记。”

当然,在主题、人物和情感之外,《胶林新曲》中的地方性特征也不可忽视。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坛兴起了一股地方性写作的浪潮,其中尤以新南方写作和新东北写作最为热门。而在陆明的小说中,海南是一个物华天宝的宝岛,具有一种强烈的、带有差异性的“地方性”。一方面,陆明书写了蕉风椰雨的海南热带风光。不管是郭泽刚和冯婧在橡胶林中的谈情说爱,还是吴琼瑶和陈海英在夜晚的六连岭的迷路,海南的自然环境在陆明的笔下充满了抒情意味和流动的感性,洋溢着浪漫神秘



的岛屿风情。另一方面,小说中那些关于海南风物的书写,也带有很强的“地方性知识”的色彩。例如,李兴琼在向王乙建议好好经营苗木的时候,就介绍了很多关于黄花梨和沉香的知识,陈海英也在山中向吴琼瑶介绍了黄蜡石、奇楠香和见血封喉树。

作为一部当代海南题材的小说,《胶林新曲》既为海南农垦留下了一份时代的文学记录,也为岛内外的读者认识海南的历史与当下打开了一扇别样的视窗。



《候鸟故事集》是一部对传统“归属”认知进行消解和重构的小说。这里所说的“归属重构”,核心是个体突破传统观念中家庭伦理与出生地相绑定的桎梏,以情感体验为核心,在新的生活场域中建立起精神与灵魂的安放之处。小说通过一群退休“候鸟”的情感纠葛,串联起不同人的命运轨迹。然而小说并未陷入地域叙事或夕阳爱情书

海南青年教师、诗人徐永清的诗集《成长的秘密》收录了他的诗歌107首,内容涉及工作、生活、情感和社会百态等诸多方面。

打开他的诗集《成长的秘密》,扉页上几行文字首先进入我的眼帘:“我在下雨或有风的日子/静静地坐在长满芦苇的河岸边/让自己对着水中的影子说话/回首之间/发现生命的风景线/藏着成长的秘密……”字里行间,我看到了一种青春的情怀,还有着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些许迷茫以及淡淡的失落等等。其实,徐永清做事执着认真,对待感情也是如此,那是他对青春的感怀,比如在《大漠孤烟》中他写道:“你要的是长河的圆月/而我只做了大漠孤烟……”如《假如人生不曾相遇》中说:“假如人生不曾相遇/我愿/你是大海/我是尘埃……”

出生于浙江金华的徐永清,上大学后便离开了故乡,作为一名游子,他对故乡是无限眷恋的,在《等候儿时的梦》中他写道:“后村的路像外婆的脉络/凹凸不平/陡峭又弯曲/路边的田里……”他把“后村的路”比作“外婆的脉络”,让人感觉凹凸不平的同时,也体现了游子对故土的眷恋。在《母亲》中,他说:“我的转身是自私的过错/你的唠叨是无私的失落/我在远去/你却老去……”而在《回家》中,他又写道:“父母房里的灯还亮着/我的乳名回响在父亲的呼噜声里”,表达了对远在故乡的父母的无限牵挂。

徐永清于2006年上岛,作为一个新海南人,现在的他早已经融入当地人的生活,还娶了海南妹子为妻,“我和椰子树站在一起,是对打工的兄弟”道出了他和海南息息相关的命运轨迹。在写给妻子的诗中,他说:“你是我生命里的一本书/眼神是散文/眼泪是诗歌/微笑是童话/拥抱是哲学/我是你这本书里的书签/一路上的风雨脚印是标点……”表达了自己

夕阳、椰风和家

——评樊希安《候鸟故事集》

■陈博杭

写的窠臼,而是以老年“候鸟”对于爱情、温情等情感需求的主动追寻揭示出超越时空的普遍情感——归属并非锚定于某一个地理坐标,而是心灵与心灵之间的相互契合。

《候鸟故事集》的精妙之处,在于打破了“迁徙——回归”的传统惯性和“落叶归根”的归属认知,将“澄迈县盈滨半岛”作为“候鸟”们迁徙的终点,将漂泊和思乡消解,转为对“主动扎根”的记录与写作。这种意象的解构贯穿于所有人物的叙事中,《椰岛豫韵》章节中周小莲、付红、任雨田等等人物,虽然交代了原乡背景,却由于对澄迈的归属认知,仿佛他们身上的所有故事都发生于此;《梅兰竹菊》中海成印和刘素英的婚姻破裂,也并非来自原乡的羁绊,而是压抑多年的情感需求在澄迈盈滨半岛这

一特殊的场域中迸发。小说中的“候鸟”们不再执着于“落叶归根”的执念,而是在新的情感联结中落地生根。“候鸟”的身份是他们对生活重新进行抉择的节点。

归属重构的驱动力并不能简单归结于地域或者气候,正如小说中“掌叔”所说:“并非天然,而是人热。”退休群体与生俱来的情感体验能力才是核心。长期以来,情感类小说多聚焦于青年男女之间的情感纠葛,退休群体的情感世界往往处于大众的视野盲区之中。而对爱情、陪伴和理解等情感需求的追逐是无关年龄与地域,存在于每一个人的本能之中。退休的“候鸟”们走出了原有的生活环境,进入了一个充满同龄人和各种兴趣社团又无拘无束的新天地。在这样的场域之中荒芜多年的情

感世界泛起涟漪是应然,也是必然。这种情感体验并非年轻人的专属,和地域也无必然联系,这是人类所共通的精神需求。

人口的流动愈发频繁,社会变化速度越来越快,人们对原乡的态度也日益模糊,落叶归根已经不再是唯一方向。当原乡的情感印记变得淡薄,情感上的空缺必然驱使人们寻找另外的归属。这种归属早已不是地理概念,而是源于精神上的共鸣。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澄迈县盈滨半岛”,这个地方也许没有我们熟悉的砖瓦与口音,却一定有一块能够让你休息的台阶,坐在台阶上,听着海浪滔滔,孤独的灵魂和疲惫的身体都被清凉的海风托起,飘向更远的未来。

“师者”亦“诗者”

——读徐永清诗集《成长的秘密》

■曾万紫

对妻子对家庭的爱。是的,故乡已经距离他很遥远了,而海南是他安身立命的地方,是他家庭和事业蓬勃发展的地方。

徐永清爱诗、恋诗、写诗、读诗,他的情怀与才华都氤氲在诗歌中。作为一名教师,徐永清的生活充实而忙碌,而工作之余坚持诗歌创作,笔耕不辍难能可贵。以我手写我心,徐永清活出自己生命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曾经获得“中国好老师”公益行动计划优秀育人案例一等奖等

荣誉,他对学生常有“岁月静好,师生情长”的兄长情谊。《你们是我的大海》是他致高三毕业生的一首诗:“看你们渐渐长大/看你们渐行渐远/我是过客/而你们在我的心里/是一辈子看不厌的大海……”是的,铁打的校园,流水的学生,对一届又一届毕业生的离去,徐永清除了依依不舍,更多的是对学子们奔向前程的深情祝福:“当你们都远离我,我同路边的小花一起,送你……”

《成长的秘密》由群言出版社出版

发行,涵盖爱情、亲情、理想和乡愁等主题,表达一个青年成长中的迷茫、纠结、反思、自强和奋斗等等,诗歌透出积极向上的力量,感情真挚,生活气息浓郁,是一部接地气有勇气的作品。在我看来,徐永清既是“师者”永清,亦是“诗者”永清。

为师者,一半匠心,一半诗心。无论是“师者”永清,亦是“诗者”永清,我们欣喜地看到了他在成长道路上的不断成熟和不断进步,期待他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在当代诗歌的版图上,地域性书写如同一道鲜明的等高线,勾勒出独特的风物气象和精神地貌。当我们目光投向南海之滨,诗人冷阳笔下的海南,往往呈现出一种超越观光叙事的文学气象。他的诗作以海南这片热土为纸,以海风为墨,绘制出一幅幅浸润着生命体温与沉思的意象图谱。

我们通过阅读冷阳近年来写海南的部分诗歌,注意到他对海南意象的塑造,始于对物性的凝视与提炼。他的笔触往往避开那些已被过度抒写的明媚表象,转而投向那些与严酷生存环境相互成就的坚韧生命。《木麻黄》一诗视为这种书写取向的宣言。诗人毫不讳言其外表的平凡,却以近乎地质学家般的严谨,勘探其内在的生命密码。那一连串斩钉截铁的“耐”字,犹如钉子般将这种植物的精神品格植入读者的认知。于是,沙滩上那些沉默的群落,便从单纯的植被升华为海岸的坚强卫士。尤其精彩的是对飓风掠过时细微动态的捕捉,其中蕴含的是一种举重若轻的生存智慧与不可摧折的生命韧性。这种意象塑造,使得木麻黄成为海南精神的一种植物性隐喻:在风暴与贫瘠中,以沉默的扎根与柔韧的抵抗,确证自身存在的尊严与价值。

这种对物性的忠实与开掘,构成了冷阳诗歌意象世界的坚实基础。在诗歌《海的天空》中,诗人以一种近乎现象学描述的方式,剥离了关于天空的诸多陈规定见。他明确揭示出这片天空的本质在于其与海洋生命的深刻交互与同构。这不是简单的比喻,而是一个充满动感的生态镜像,海与天的物理界限在此消融于生命能量的交换与呼应之中。由此,天空获得了崭新的定义,它饱含着海洋的呼吸与滋养,并最终化为思想自由的故乡。这一意象空间的精神之处,在于它并非一个仅供观赏的客体。诗人以冥想的邀约,将读者引入其核心。外在的浩瀚景象经由内在的沉思,转化为心灵的无限疆域。海南的“海天之境”在冷阳诗中,完成了从地理奇观到心灵教堂的蜕变,成为一个能够容纳并提升个体精神的场域。

《在东坡湖村》一诗便是历史意识的有力呈现。诗人以抵达与走过的步履,开启一段穿越时空的寻访。眼前是丰饶和平的景象,然而在与村庄守望者的对视中,往昔的烽火岁月如地下潜流般奔涌而至。此刻,当下的宁静与过往的壮丽形成极具张力的对话。当触摸碑亭的触觉转化为触摸火焰的心理通感,历史便成为一种依然滚烫、可被感知的精神存在。最终,所有的叙事,都凝聚于一个极具爆发力的意象:那漫山遍野、轰轰烈烈绽放的三角梅,以其原始的生命力与炽热的色彩,成为历史记忆最生动、最坚韧的载体。红色精神与绿色生命,在花朵的每一次绽放中达成完美的和解与共振。通过这样的意象处理,冷阳的诗歌让历史如植物般扎根于现实的土壤,使海南的风物意象既承载着自然的生机,也沉淀着时间的重量与民族的记忆。

冷阳的诗篇常常在宇宙的宏阔背景下,思索个体的位置与意义。在《秋天之后的大海》中,坦诚而清醒地承认了人在无限时空中的有限性。然而,这种认知并非导向虚无或哀叹,而是通往一种更具超越性的联结。个体的渺小通过对一种更宏大、更本质的爱的归属,获得了意义与安宁,从而融入了如大海般永恒的怀抱。而在《春见》中,这种哲思则转化为一种充满温情的时序信念与生命寓言。春天的意象成为一个关于复苏、愈合与重逢的精神仪式。那些在冬天荒芜荒凉的人,在季节的律动和品质耐热的植物意象的召唤下,被时令唤醒,共同计划在春天相见。海南的四季更迭,成为心灵历程的隐喻,给予所有经历严寒与离散的生命,以温暖的期许与确切的承诺。

冷阳诗歌以其沉静而张力的笔触,不仅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地理意义上丰富而立体的海南,更重要的是,构筑了一个诗学意义上深邃而温暖的精神原乡。在这个原乡里,个体生命的孤独得以安放,历史的血脉得以赓续,存在的意义得以在椰风海韵中找到坚实的回响。这或许正是冷阳诗歌魅力所在:他赠予我们的,不仅仅是一幅描写南海之滨的风景画,更是一张可供现代人安顿心灵、辨识归途的精神航海图。

谈冷阳诗歌中的海南意象书写

三信

晨曦中的城市水岸。
文彦民 摄

主办:海口市融媒体中心 海口市文联
审核: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编委会